

# 峨眉賞奇

伍稼青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抗戰爆發，西行入蜀，久居重慶。民國廿八年，決意利用暑假往遊舉世聞名的峨眉山。我乘民裕輪溯江而上，先到樂山，再到峨眉縣城，次日雇了一乘滑杆上山，心裡甚感快慰，因為那時外方人入蜀者雖然不少，以兵荒馬亂有遊興上峨眉的還是不太多。明楊升庵云：「逸少慕蜀中山水，見于周益州及謝東山書不一而足，然竟不能遂其雅志」。鄭谷詩：「會當朝闕去，只有畫圖看」。皆以蜀道險阻，但有神遊。其次，到了峨眉，登山也還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宋范成大遊記：「斫石，作長梯，釘岩壁，緣之而上，意天下登山之險，無此比者。余以健卒，扶輿登山，以山丁三十人曳大繩前挽之。……」明曹學佺遊記亦謂：「與用二十餘人昇，察路如察脈，常苦眩，與不可，以足代；足不可，以手代」。如今我却可以從山麓，乘滑杆，循磴道，直上金頂，你說怎麼能不教我躊躇滿志。

## 有山皆綠無峯不青

這一次，我又是一人獨自出行，因為意趣相同的遊侶難得找，縱然有，他却無此閒暇或者時當盛夏怕熱懶得出門，我也不願意勉強強人家。獨遊原是我慣了的。已往我遊雁蕩、匡廬、泰岱、南嶽諸勝，全是獨來獨往。這回上峨眉，仍如孤雲一片、野鶴一隻，却也自在。不意到了報國

寺之後，遇兩遊客，一位周君浙江寧波人，一位楊君江蘇寶山人，雖屬萍水相逢，而一經交談極為契合，因此結為遊伴，一同進止，一路說笑，畢竟減少了途次的不少寂寞。那時生活程度很低，一乘滑杆一天的力資才三元五角。上山的另一代步「措子」，則取費更廉，所謂「措子」，是由力伏一人，將一個木製的坐具，揹在肩背之間，乘客跨坐其上，臉面向前，比力伏要高出一截，力伏邁開大步向上走，履險如夷，似頗輕便，但我們却不敢領教，祇雇了一乘，為我們馱載衣物一同登山。

峨眉的海拔為一萬一千尺，合三千三百多公尺。泰山嵩山約僅為其三分之一，華山恆山三分之一，衡山四分之一，因此說牠「高逾五嶽」是不錯的。峨眉「有山皆綠，無峯不青」，故又有「秀甲九州」的美譽。

## 道教聖地佛門獨佔

中國有四大佛教聖地，即五台、峨眉、普陀、九華，五台為文殊道場，普陀為觀音道場，九華為地藏道場，峨眉則為普賢道場，所以山間各寺廟，皆以供奉普賢菩薩為主，佛家認為普賢和他三千徒眾，常住山中演說佛法，因此普賢之在峨眉，處于唯我獨尊的地位。

其實，峨眉在唐以前，原是道士們的天下，

道家說牠是全中國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之第七洞天，名曰：「靈陵太妙之天」，于是而有黃帝曾在今聖積寺原址向天皇真人（即廣成子）問過道，他又在九老洞遇到九位仙人。雷洞坪之下有七十二個洞皆雷神所居，另有女媧洞却為其煉石補天處等等不經的傳說，後來到了唐初，釋道的勢力有了消長，峨眉山便一變而為和尚們的領域。所有寺廟住的全是僧侶，直到如今，山間唯一的「純陽殿」，住持亦為和尚而非道士。

從峨眉縣到報國寺，不足二十華里，走不多遠，便可看到峨山整個的遠景，連全頂也能遠遠望見，這一路有很多小廟子，多半是山上大寺院的「腳廟」，採辦僧眾下山時多于此歇息，老年僧人則在嚴冬來此避寒。全山計有大小寺院七十多棟，其中以報國寺最稱壯麗，次接引殿、仙峯寺，再次為萬年寺、洗象池，其餘大半有點破敗。凡在華嚴頂以上各寺廟，較大的皆以鐵或錫為瓦，小廟子有用樹皮或厚木板蓋作屋頂的，因為山多雨雪，普通的瓦片不能經久之故。

## 華嚴銅塔大佛立像

我最先經過的是聖積寺，這寺裏有座華嚴銅塔，高兩丈，凡十四層，鑄有佛像四千七百尊並華嚴經全部，色古工精，是件瑰寶，惜一般遊人多為瀏覽風景而來，對於這樣具有藝術價值的文

物，往往不予重視。  
報國寺為山麓第一大寺，七佛殿之七佛立像，多敷彩色，寶相莊嚴，得未曾有。在民國二十四年，中央曾經借這裏開辦過「峨山訓練團」，由蔣委員長自兼團長，陳誠將軍任峨眉訓練團教育長兼

辦公廳主任。訓練川滇黔三省軍政教育各界幹部。故大佛寺正殿有蔣委員長所書「精忠報國」的橫額，而寺中的凝翠樓，則為蔣公當日駐節之所。友人珍藏有峨眉訓練團圖照多幅，特隨同本文刊出，以供讀者參閱。



峨嵋軍官訓練團朝會，陳誠教育長巡閱學員隊之情景。

伏虎寺竹木陰森，真紅塵不到處，但寺宇不似報國寺之金碧絢爛。

純陽殿有呂祖塑像，亦供觀音大士與彌勒，有太子樓，求子嗣者爭趨之。和尚要我們用銀幣或銅子從欄杆外投進神龕，他說：「如果擲中太子，則來年必可獲得弄璋之喜」。我道：「我們三位全沒有太太在四川，璋何由弄？不如算了罷！」他很失望，我却暗暗好笑。

### 神水玉液九老洞幽

出殿到神水閣，水從石縫流出，匯而為玉液池。清冽為全山諸泉之冠，既稱神水，自然必有神話，相傳五代時有位智者禪師，先在這近處的中峯寺做方丈，後至湖北荊州主持玉泉寺。一天，想把中峯寺的法器鉢和杖交回來，但是楚蜀道遠，無法寄遞，他便想起了神水，同時也感動了神水的龍女，居然將神水引到他面前。這樣他便將鉢和杖放到水裏，流回峨眉。

大峨寺有一株大可逾抱的古樹，高十餘丈，穿出大殿之外，像一柄綠色的大傘，遮着殿頂，這在他處從未見過。寺外對面山坡上，有歌鳳台，傳為楚狂接輿陸通隱居峨山時歌嘯之所。山後的呼應峯，則是孫思邈與智者大師茂真尊者常相呼應之地。

清音閣是上山的要道，凡香客或遊人，不問是走大路或小路，都須經過這裏。黑龍江白龍江（實際上是兩條山溪）兩水于此交會。兩橋翼跨水上，以「雙飛」為名，所謂「一橋受一水，一水出一洞，若挾而趨，若搏而赴勢不相下者」便是。橋之前有牛心石，二水奔流其上，水花飛濺

，聲勢甚壯，兩巖岸岩石上，青藤蔽天，雜花生樹，遊人到此，如入另一個美的境界。

在平時，由此登山的遊客，多喜取徑九老洞，先探幽深之景，然後縱目絕頂，以攬雄奇之勝。但其時國府林森主席正避暑洪椿坪。清音閣至九老洞這一範圍，暫為禁地，警衛森嚴，遊人不能通過，我們在事前既未有何接洽，只能放棄了小路循大路以進。

### 李白聽琴桐鳳玉海



遠眺峨嵋軍官訓練團課室之一瞥。

先到萬年寺，唐稱白水寺，即李白聽蜀僧廣濬彈琴處。現有毗盧殿、磚殿、新殿，各自獨立。我們投宿毗盧殿。晚八時，小沙彌同我們出寺去看佛燈，未有所見。但似乎聽到有種撥弄琴弦之聲起于空谷，沙彌說：「這叫作『仙姬鼓琴』，是一種奇怪的青蛙的叫聲，山間惟此與九老洞有之」。蛙聲最單調難聽，此作琴音，確為稀有。第二天，踰鐵天坡，到了洗象池，再上為白雲寺，彌望皆雲層，日光映之如銀城玉海。聽說這裏產桐花鳳，毛色五彩俱備，惜未之見。一路多

冷杉，偃蓋如塔，古苔似亂髮掛樹枝上殆滿，雲多霧重所致。

雷洞坪是個山脊，懸崖萬丈，俯視股票，舊有「禁聲碑」，相傳人聲震撼則迅雷暴雨驟至，故禁止遊人于此出聲。但我們在這裏照樣大聲說笑，天氣可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。

自雷洞坪更上，怪石砢砢，山路險陡益甚，迂迴曲折而登，俗呼「八十四盤」，這段路確是難走，滑杆夫便也放起刁來，他說：「前面景緻好，何不邊走邊看？」於是我們下了滑杆，他們便故意落在後面不上來，我們等得不耐煩只有自己走。好容易他們姍姍而至，問他們何以這時才上來？他們回說：「抽煙嘍！」又到一處，他們說：「這裏坡子陡太危險」。我們再次下來步行，爲了免蹈方才的覆轍，便叫他們在前面走。誰知他們却又變換了一種方式，放開大步跑上去一兩千級，我們追跡不及，叫喊又不應，這玩笑可開得不大不小。

### 萬壽明燈同朝普賢

經過好幾處地方，到了接引殿，日已晡，這寺頗俱命奐之美。寺僧招待我們住在樓上。這時我們各着冬衣，猶覺寒侵肌骨，一僧取熾炭來置大火盆中，始有暖意。這晚僧人又來邀看佛燈。到睹光台，冷得使人發抖。向下看果有光數十百點在閃閃爍爍。僧人說：「這便是『萬壽明燈朝普賢』。凡是沒有月色或霧氣的夜晚，在萬年寺、華嚴頂，洗象池或我們這裏都可以看到」。我在以前聽人家說佛燈是流動性的，或明或暗，或大或小，或多或少，有的由遠而近，有的由近而

遠，有的頃刻即逝，有的通宵不散。但這晚所見，位置似係固定，並無飛動現象。按薛能有峨眉聖燈詩，則唐時已有此種傳說。清何式恆有佛燈辨，他說這是「諸佛菩薩以至道渡世表光相以示衆生」。和尚們自然認爲這是山間了不得的一大神祕，那麼這究竟是什麼呢？從來言人人殊迄無定論。有的說是白蠟蟲放光，（峨眉縣一帶多白蠟樹）也有人說是木葉發光，更有人說是動物骨殖中的燐火，而近人許欽文則謂以上種種說法皆非是。在他所寫的一篇峨眉憶遊裏說：「……佛燈並不神祕；這原是人間的燈火……由峨眉縣城到金頂，因山路迂曲故遠，直徑並不過遙。所謂佛燈，其紅亮者爲峨眉附郭一帶農家之燈火，其餘則爲水田中之側影。山頂高，其間相隔着若干密度不同之空氣，一經流動，由于折光之關係，因而看似漂浮。且人由燈光下走進黑暗中，瞳孔漸次放大，易于發生錯覺……」云云。他對這一問題曾反覆討論，並舉出很多理由，這裏且不談，不過就我當時所見佛燈的方位時間以及種種跡象，其說似亦不無道理。

### 金頂祥光奇幻莫名

這一天，我們因爲先後走過幾處陡坡，感到困倦，從曙光台回寺，便洗足就寢，却各自蓋上兩條厚棉被。次日拂曉，便爲鐘鼓梵誦之聲驚醒，早膳後，再向上走，路面全是碎石子，崎嶇難行，原來由山麓到山頂，號稱一百二十華里，最下層是種的水稻，稍高多種雜糧如玉蜀黍豆類等旱地作物。半山產藥材如黃連、厚朴之類。更高處全爲雜木，到了這裏則除寥寥可數的冷杉以外

，僅有野草及短短的叢竹而已。

經普賢塔至臥雲庵趨鐵瓦殿，由此以登金頂之後殿，已爲峨山極頂，有捨身崖，以前每有人到此跳崖，他們迷信佛力，以爲這一跳便有普賢菩薩將他接引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真屬愚不可及。後經設下鐵欄並且貼上字條，叫人不要無端輕生。時霧重不見谷底一物。僧人說：風日晴好之晨，羣峯擁現，青翠如洗，若者爲晒經山，若者爲瓦山，若者爲大雪山，一一可見。

「佛光」向稱峨山一大奇觀，因此，「金頂祥光」，列爲峨眉十景中之第一景。每現于晨九時或午後兩時左右，岩下先有兜羅雲，團擁如絮，平鋪一道，名曰「銀色界」，上現圓光外暈數重，五色斑斕，虛明如鏡，觀者自岩前觀之，各現其形，稱「攝身光」，雲散復復出一大圓光，映物綉荷，不可正視，名爲「清現」，光祇一物，變而異名，均須雲霞以成之。這在一般人看，更比佛燈神祕。其實和「虹」是同一成因，據和尚說：「虹是七色半圓形橫互半空，而佛光却是整圓形，原放在雲層之上，人的影子被太陽光投射進去，一舉一動會從光圈裏映出。佛光顯現的次數每月不等，冬季晴天多，大抵在十次以上，最多一年見過廿七次。六七月多霧，一月不過兩三次。今天天陰有雲，看樣子是不會有的了」。他又說：「有個外國人曾經住在山上四十多天等看佛光，始終沒有看到，惟有快快而去」。這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，于是我們只好不再等候。下木梯到了金頂正殿，殿自明萬曆以來，已四廢于火，這是民國二十年上半年所重建。

### 三峯並秀萬佛爲高

遊錫瓦殿後，再趨千佛頂，峨山三峯並峙，千佛頂居中，金頂和萬佛頂左右翹起，稱「峨眉三秀」。千佛頂的和尙市僧氣尤重。照說，峨山大小寺院這麼多，其中必有高僧，然而我們幾天中所接觸過的，大都僧俗不堪承教，至于山中究竟有無武林高手所謂劍仙俠客之輩，我曾問過住在山上最久一位活到九十多歲的老和尚，他說：「在一兩百年之前或許能有，但我却從未遇到過」。過去上海南京等地，有些年輕人看了蜀山劍俠傳之類的書，給着了迷，竟然棄了家不遠千里入山去尋訪異人，這才真是上了大當冤哉枉也。

我們又一鼓作氣到了萬佛頂，歸途遇到林森主席乘着肩輿自金頂來，即與周揚二君同下滑杆，站在一旁以表崇敬，林氏御皮大犛皮帽套皮手套，精神奕奕，笑容可掬地向我們頻頻點頭說：「太客氣啦！太客氣啦！」陪同他上山的是參軍長呂超夫婦及鄧祕書等五人。

### 洗象池畔猴子王國

下山便當得多，這天我們以下午三時經過洗象池。羣猴方散處石叢林木間，我們買了包穀（即玉蜀黍）胡豆（即蠶豆）散給他們。猴子高的約三尺許，有母猴手裏還揀着一只小猴兒。牠們見到了包穀胡豆便使勁搶着吃，大的打走小的，強的推倒弱的，扭作一團，亂作一堆。楊君說：「究竟是畜類，全沒道理」，我說：「現在連人都不太講禮義廉恥，何況猴子」？和尚告訴我們：「猴子們常與遊人香客鬧着玩，不論是吃的東西或是用的小物事，一不留神便被牠們偷跑，甚

至會將你的衣帽拿走，掛在絕壁或高高的樹上，使你無法取回。往年有個外國人用手槍打死一頭小猴子，猴子們動了公憤，拋擲石塊如雨，外國人逃到寺裏，猴子追蹤破窗而入，勢甚洶洶，後來才由我們喝住」。他又說：

「這批猴子平時經常往來于九老洞和我們這裏兩處，生活流動。春夏多蔬果。往往十天半月

不來，一到冬天，漫山冰雪，他們沒有得吃，多就寺中求食。所以牠們認識我們而且很聽我們說話。要牠們來只要『山兒山兒』大聲叫喊，如在近處，準得應召而至，至于外間傳說會給寺裏担水做活，那是沒有的事。這些猴子生殖並不繁，而且似乎年有減少，因此軍事委員會和峨眉縣政都貼出告示，禁止遊人傷害牠們」。

## 山雨倏來遇

### 合有緣

我們正談着，忽起大風，像要下雨，羣猴跳去，倏忽不見。山雨却說來便來，簞溜有如飛瀑。這時林森主席暨隨從人員來就寺中避雨，衛兵轎夫衣帽全都淋濕，就廊下燃木片生烈火烤之。方丈跑來和我們商量，他說：「雨這樣大，看來主席今天勢非住在這裏不可，想請你們三位先生掉換一個房間」。我們說：「主席要住，當然騰讓」。和尚唯唯而去，原來我們原先定下的房間，非常清潔，這本是住貴賓的。山上的和尚是勢利透頂的，他看到你

是坐滑杆上山的是一種接待，坐槽子上山的又是一種安排，步行上山的却另是一種發付，幾乎每個寺院全是這樣。住的且不說，單舉一個例，早上一起身，是特客，他會熬上一碗冰糖銀耳給你吃，普通遊客則為白蜜麻油湯，一般香客却祇有喝白開水的份兒，連茶也懶得為你泡一杯。

說也奇怪，山雨來勢甚猛，却又說止便止，不一會太陽也出來了。林森主席和鄧秘書等仍照原定計劃坐了滑杆去華嚴頂，只有呂超氏尚在客堂裏為和尚題字，我便跑去見他，說明一切，請他准許我們三人通過九老洞洪椿坪循黑龍江還清音閣。他很爽快地應允了我的要求，隨手提起筆來寫了張字條給我，這等於是一張通行證，有了這，這一路是可以通行無阻的了。這一下，楊周兩君和我也特別興奮。因為九老洞一帶景物最好，不能一遊，總是美中不足。今可如願以償，真是喜出望外。是晚寺僧曾款待我們以盛饌。林主席等既去，房間也就無需讓讓，真是一飲一啄，似皆前定。

翌日，下鑽天坡至蓮花石，大雨，入寺小休，十時雨止，進至九龍崗，守衛士兵擋住去路，我不慌不忙取出字條給他看過，便很客氣地讓我們進入。這一帶僧道全已長起綠苔，可見那時來往的人確是很少。中途又經過幾處崗位，警衛見我們三位乘滑杆浩蕩而來，全都立正或舉槍致敬，大概他們認為普通人士進不了這裏，這三位不是中央大員至少也是省府委員之類，因此不敢怠慢。

大約走了一小時，我們到了九老洞的仙峯寺，主僧也表示驚異，他說這裏已經久無遊客，他



峨嶺軍官訓練團在報國寺外樹林下所架設之帳幕。

也誤認我們是要人，招待得格外殷勤。這寺頗有規模，他領着我們在全寺遊了一周，前面仙皇台有一種拱桐，枝葉如桐仔樹。他說：「五月初開白花，披離如鳳蝶，這是別處所少有的」。惜乎不是時候，沒有能看到，坐台畔石上，回視危崖岬，高聳入雲，俯看華嚴頂下，石筍千峯，青葱芴立，美極。俄而白雲湧至，望裏煙巒，頓失所在，和尚說將有大雨，即還寺中，雨果至，雲擁寺門外不辨一物。既而風挾之去，左側削壁，忽有飛泉百道，如羣龍天矯而下，谷間水聲如碎雷翻滾此景大佳。

### 九老素菜全山第一

飯後雨止，周君留寺中，我和楊君往探九老洞，洞在寺後一里，洞有前後兩口，據說深可三四里，中多支洞，走錯了路會跑不出來。進洞不遠，有個財神殿，地上滿堆着燭油和蠟燭糞，燭油為歷來所積，大約有好多年未清除過，蠟糞亦如黃土鋪道堆了厚厚的一層。穢氣觸人，我們只小立便出。

這一晚留宿寺中，素齋極精，一條醋溜魚，我吃了竟認作是真魚，和尚却哈哈大笑，他說：「本寺戒律甚嚴，那裏肯殺生，可以吃魚也就可以吃肉，那選成個啥子體統？」實則九老洞的素菜，向負盛名，為全山第一。

飯後，我們和主僧談了很久，他說：「據華西大學調查，全山植物多至一萬多種，這是國內任何名山所沒有的，尤其有許多種樹木，只是峨山所獨有，拱桐便是一例。山間長年多霧，常有雲海，春秋多雨，有一雨至七十餘日者。八月下

半月即開始下雪，全山變成銀色世界，次年三月，雪始化盡。當隆冬時，冰柱大的有水桶那麼粗，屋簷和樹枝上所掛下的常與地面連接。在金頂空氣稀薄得連煮一壺水一鍋飯都十分費事」。

### 「九十九道拐」的迷踪

詰朝，天宇開霽，我們由九老洞下「九十九道拐」，渡壽星橋等處到了洪椿坪，時林主席已回到這裏，我們祇在三道橋小駐，未多停留。由此下坡，循黑龍江以行。水流峽中，成一碧澗，兩壁直立，相距十數丈，而高逾百仞，藤蘿斜掛，野花疏疏點綴之。有時兩岸樹枝橫出，好似朋友在路上遇到，伸出臂膊在互相握手似的，鳥兒真叫得幽雅，毛羽鮮艷得很，只是說不出牠的名字來。江水清澈，潤底白石，如層冰積雪，照人肺腑，我想要下了滑杆自己在江水裏走。周君說：「不必吧！水又冷石又滑，滑跌不要緊，被水蛇咬上一口那才犯不上！」我給他這樣一說，只有依舊坐在滑杆裏欣賞這一路的景色。沿着石壁的路非常窄小，江左路斷，便踏着水中石塊到江右，江右路盡，再過江左，這樣須經過好多次，滑杆夫說：「這也有個名堂叫作『二十四道脚不乾』」。往往看似山窮水盡，一轉過彎，又是別有天地，崖愈高，水亦愈深。下有潭，不能徒涉，則由壁間棧道上過去，這棧道等於是一座木橋，青苔濕滑，我們下了滑杆很小心地走過，看到脚下面急流飛湍，為之惴惴。我說這簡直是人間仙境，那裏還有比這更秀美的山水？要是此次錯過這裏，豈不虛此一行懊惱一世？

到清音閣，再賈餘勇步行到牛心寺，然後回

至雙飛橋，晨間猶着重棉，一路脫卸，至此僅穿單衣還在流汗。

### 龍門飛瀑乘槎問津

歸途，我們又到了龍門洞，兩山對合，水從中出，紺碧無底，岩間有飛瀑，短而肥，絕壁一圍籠，即龍洞，遊者可乘槎而入，援梯而上。我們于此盤桓良久，始別去。此間景物之奇，又與黑龍江異趣，范石湖曾謂「峨山雙溪，不減匡廬玉峽，及至龍門洞，雙溪又在下風，天下峽泉之勝，當以此為第一」。龍門洞確是很好，但說牠是天下峽泉第一，則未敢苟同，我認為雙溪之美仍在龍門洞之上。

### 深秀雄偉詩材畫意

世稱「峨眉天下秀」，其實除深秀外亦很雄偉。其中真有記不清的重重疊疊的峯巒岩岫寺宇樓台，看不盡的怪怪奇奇的花草樹木蟲魚鳥獸，處處是詩的題材畫的資料。我在國內遊過很多名山，印象却以此山為最深。至于山中的佛光是自然界的一種現象，佛燈也並不如傳說之神奇，許多神話多半是和尚道士們以及好事者給編造出來，祇可供作談助，不能據為典要。不過話說回來，此山地處偏僻，交通困難，要是當初不用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來作宣傳，又怎能吸引許多人，不辭長途跋涉跑來頂禮朝拜？要是沒有這種種種神話附麗，又怎能誘致甚多迷信神佛的人，慷慨解囊捐資建造這大小寺廟來點綴風景？峨眉！峨眉！只是聽說而沒有到過的，不免對牠有種種神祕的想法，一經身歷其境，便自然會知道許多怪異傳說之不足置信了。